

殇城

shangcheng

城

网络原名《赤裸之城》，火爆点击逾千万

赵小赵◎著

『南方都市报』、『重庆商报』、『家庭』、『知音』等报刊
五十余位资深编辑记者鼎力推荐

国内首部披露期刊界内幕的长篇小说

一座让爱情伤痛的城池——重庆

一座让爱情伤痛的城池——重庆

袒露灵与肉之冲突

袒露灵与肉之冲突

演绎生存和道德矛盾

演绎生存和道德矛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殇城

shangcheng

赵小赵◎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殇城/赵小赵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4

ISBN 7 - 216 - 04815 - 6

I. 殇…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0786 号

殇 城

赵小赵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字数:179 千字
版次:200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数:1 - 10 000
书号:ISBN 7 - 216 - 04815 - 6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7.25
插页:1
印次: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1 第一章

毫不讳言,重庆就是一个强壮鲜活的肾脏,而长江和嘉陵江则是两条畅通无阻的输尿管。汹涌澎湃的肾上腺激素常常让我血液沸腾……

9 第二章

我一直觉得重庆这座城市天生充满无法抵挡的诱惑,白天雾气蒸腾如梦似幻,夜晚笙歌艳舞纸醉金迷,男男女女浸淫其中,骨髓里难免滋生出一点暧昧。

第三章 17

我知道思娅性子急、用情深，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真要被她发现我是个朝三暮四的陈世美，她不割了我才怪。心情一烦躁，我就在家里三天两头地跟思娅拌嘴，也懒得跟她亲热，她果然被激怒，在家里摔摔打打，后来我一合计，闹得越凶越好，到时实在想不出拜拜的理由就说是性格不合。

第四章 28

我的放纵是否因为内心的惶恐，我是否一直在寻找一种母性的慰藉？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觉得不安全，是人性本身的脆弱，还是物竞天择的残酷法则？

第五章 45

我说你娃不相信我的品德也要相信我的品位，我真要是饥渴了也只找良家妇女。孟辉笑嘻嘻地说：“程哥，你看看，思想又落伍了吧？时代在改变，社会在前进，追求需要多元化嘛！”

55 第六章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堆这辈子必须还的孽债，只是我们看不见，或者藏在心中故意视而不见，但孽债迟早会找上门来，无人可以逃脱，只是时间的问题。我想要是我能看见自己身后那堆孽债的话，那必定是一行排成长队的女鬼。

64 第七章

我承认自己沉醉于放纵的生活，为了飞黄腾达不择手段，可是我一直不肯轻易地放弃她，想为自己的回头寻找最后一个脆弱的理由，但她没有经受住考验，一个虚拟世界中的男人轻而易举地就摧毁了她的爱情防线，这到底是我更卑鄙还是她更残忍？

73 第八章

思娅，我曾经亲爱的思娅正坐在雨中哭泣，此刻，她是不是又想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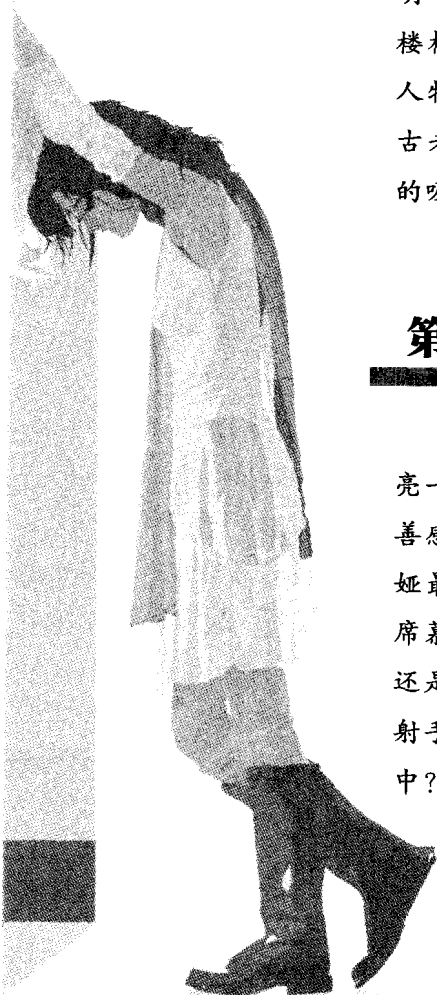
到了要和我分手？她心中是不是又升腾起了绝望的情绪，如沿着古老墙根生生不息疯狂蔓延的春草？

第九章 82

用钥匙打开一楼大厅的房门，里面阴森灰暗，我试着去开灯，但没有一盏是亮的，只好依靠手电筒照明了。我看见天花板和通往二楼的楼梯扶手上都雕刻着圣经里的诸色人物，在手电筒幽幽的光晕里，那些古老的魅影似乎随时会像长着翅膀的吸血蝙蝠扑面而来，着实有点吓人。

第十章 93

今晚重庆的月亮是否和北京的月亮一样皎洁，她是否也和我一样多愁善感目光哀伤？刚要朋友那时候，思娅最喜欢在我面前抑扬顿挫地朗诵席慕蓉的诗歌《白鸟之死》。如今，谁还是白鸟，谁还是世间惟一能伤她的射手？此刻，她又醉生梦死在谁的怀中？



102 第十一章

我想这个世界真他妈的不太平，人人都没有安全感，走夜路可能一脚踏到没有盖子的窖井里，吃的肉可能是病死毒死的肥母猪，就连睡在自己枕头边的老婆都可能是同床异梦，时刻准备着席卷细软和奸夫私奔。靠，一切都乱套了，简直毫无秩序可言！

112 第十二章

天黑了，蟋蟀偷偷地哭起来了，一个男人孤独地站在阳台上，站在重庆这座骚动不安的城市的某个角落里，他形容憔悴，浑身颤抖。蓦地，他划燃了一根火柴，点着了厚厚的一摞信纸，那是大学时代一个女孩写给他的所有情书，纸片在夜风中沉默地翻舞着，如同在祭奠一份悄然死去的爱情。

121 第十三章

孟辉辩解说：“群哥，男人在外面偷腥一般只是身体的放纵，是生理需要，跟爱情无关，所以可以容

忍,但女人出轨一般都是心灵的背叛,是心理需要,性质就严重多了,所以不能容忍。”聂智群用鄙视的眼光看着孟辉,说你这简直是谬论,荒诞不经!荒诞不经!

第十四章 130

有时我想生活是如此戏剧,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谁可以担当永远的主角,没有谁是永远仆从别人的配角。每一个故事在演绎的时候就悄悄留下了伏笔,后来所有情节的转折就遵循着这些看不见的伏笔。佛曰:“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而我现在所遭遇的奇耻大辱,莫非正是缘于我种下的前因?

第十五章 139

看见韩琼满眼的深情,我不愿意她存有任何幻想,就装做很惋惜的样子,说我跟美琪的恋爱进展顺利,已经开始谈婚论嫁了,喜欢也白搭。韩



琼叹了口气，没再问下去，看了一会电视，她伏在我臂弯里渐渐地睡去。看着娇躯阵阵、像小猫一样蜷缩成一团的韩琼，我突然觉得她睡觉的样子有点像思娅。

153 第十六章

我对美琪是不是背叛我并不很在乎，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不爱她吧，我一直觉得她不是我真正的女人，对于不是我的东西，我向来不是很重视，就像一只花瓶，有个缺口并不要紧，只要不妨碍使用就可以了。

163 第十七章

我想除了小妍的父母，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小妍，我要是把她从小到大的那些破事情都写成文章，一定是扯眼球的独家猛料，可是我不愿意，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不愿意落井下石。

第十八章 174

我吞吞吐吐，还是表示不愿意写。陆总编马上把脸拉长了，他瓮声瓮气地一连问了三个问题：“程浩然，你才当几个月主编，哪个您不听上级领导的话？你脑袋您不开窍，哪个去管理你的手下？你说是个人的得失厉害，还是整个杂志社的集体利益重要？”我听了，一下子就焉了。

第十九章 181

我想，我以后要是跟美琪这样的女孩结婚，那无疑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没有温暖和亲切，没有爱情和心动，有的只是肉体的激情。但激情总是会消退的，若干年后，如果我和她连激情都没有了，那她在我眼里跟一个行尸走肉有啥子区别？

189 第二十章

谈起风花雪月的往事,我们都有点感慨,那是一场年少纯真的梦,是一道青春的伤,即使我们偶尔有过错,也是无心和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是成长的代价。然而,是什么让我们在越来越成熟时却犯下了越来越多的不可饶恕的错误?是什么让我们越来越看不清楚彼此的真心?

200 第二十一章

磁器口的华罗锅看过我的面相,说我的前世是只蜘蛛,公的,到处编织罗网捕食别的小动物,但最后会被和自己交配过的母蜘蛛吃掉。想想还真有道理,思娅和美琪就狠狠地咬了我一口。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曾问华罗锅这个劫数有啥子破法?他古怪地笑笑说除非那只母蜘蛛自己将自己吃掉。但蜘蛛怎么能自己吃掉自己?我搞不懂,再问华罗锅,他却笑而不答,说是天机不可泄露,否则要遭报应的。

第二十二章 209

泪眼朦胧中,我看见夜色妖娆里的重庆依旧灯红酒绿和纸醉金迷,充斥了暧昧不清的气息,我看见悬停在宝轮寺上空的那轮月亮依旧映照着人间的放纵和悲欢,此刻,一盏闪烁着幽幽红光的莲灯顺秋天的嘉陵江水悄然而下,我看见我的思娅,我亲爱的思娅啊,正长发飘飘裙裾飞扬地涉江而来,她眼中波光荡漾,脸上笑靥如花,像一位普度爱情的神女……



毫不讳言，重庆就是一个强壮鲜活的肾脏，而长江和嘉陵江则是两条畅通无阻的输尿管。汹涌澎湃的肾上腺激素常常让我血液沸腾……

第一章

二〇〇五年春天，思娅像一只发情的母猫上蹿下跳叫得我无比烦躁，家里那些可怜而又脆弱的器皿莫名其妙地跟她结下了血海深仇，成了她抓狂时猛烈打击报复的对象，最让我心疼的是，我收藏了多年的一块鱼化石，竟然被她歇斯底里地摔得只剩下了半截鱼头，为此，她重重地挨了我一巴掌。因为这一巴掌，我们开始了势不两立的冷战。冷战就冷战，我倒是乐得逍遥自在，晚上再不用回家看那小蹄子的眼色，每天下班后就窝在南滨路的茶楼里和一群狐朋狗友大摆龙门阵，或者邀几个长腿细腰的美女在解放碑的好吃街上边消夜边打情骂俏。闹到凌晨时分，才晃悠悠地到聂智群在观音桥新买的那套两室一厅里睡大觉。

如果用人体身上的某个器官来比喻一座城市，毫不讳言，重庆就是一个强壮鲜活的肾脏，而长江和嘉陵江则是两条畅通无阻的输尿管。汹涌澎湃的肾上腺激素常常让我血液沸腾蠢蠢欲动，每次看到

美女就两眼泛着绿光口水直流。聂智群就曾鄙夷地对我说过，浩然你应该去医院签订一份死后自愿捐献遗体的协定，否则你的遗体白白火化了简直就是人类学的一大损失，因为你属于还没进化完全的灵长类动物，喜欢用下半身思考，身上保留了人类返祖的许多特征，完全值得专家好好研究。我听了瞪着眼睛骂他丧尽天良。

和聂智群、孟辉以及《重庆金报》的两个美女记者在菜根香吃晚饭时，意外地接到了思娅这小蹄子的电话，她说浩然算了，我不想再跟你吵了，每吵一次都伤一回感情，你回家吧我们有话好好说。

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回家我可不敢，怕你把家里东西砸光后会半夜起床砸我的脑袋，我老妈有心脏病老爸有高血压，我要是被你砸成个半身不遂白痴智障或者永垂不朽，我老爸老妈你来养活？

思娅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喘气的声音明显变粗，估计是在强压怒火，然后她低声下气地说，我不该把你的鱼化石摔坏，我向你认错还不行吗？浩然你说话别老恁个刻薄好不好？说完她“哇”的哭出声来。

哭声越来越猛烈，我听得心肠一软，对着手机吼道罢罢罢，哭啥子丧，我回家就是了。末了还不忘刺激她一句，我又没死你哭个啥子？要哭也等我躺进棺材再哭，那样就没人怀疑你谋杀亲夫。思娅却无比怨毒地回了一句，你要真死了我不哭！

我最怕思娅这小蹄子的眼泪，1998年秋天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西师经济政法学院的男生寝室里，冰清玉洁的万思娅被我玷污，当时她哭得那个伤心，一屁股坐在窗台上，红红的眼睛望着黑黝黝的五楼底下，说程浩然你以后要是敢不娶我我就死给你看！我一冲动就拿起桌上的一把水果刀在左手腕上深深地割了一道口子，神情肃穆地说，我程浩然日后要是敢负你，就万箭穿心不得好死！思娅当即扑上去，用嘴去堵我手腕上冒出的鲜血，汹涌的眼泪掉在伤口上，让我一阵阵的疼。后来每次跟思娅吵架，只要她一掉泪，我心肠就软了三分。

一九九九年五月，在毕业前夕的一次寝室卧谈会上，几个坏小子曾感叹地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武器不是原子弹和氢弹，也不是美国的隐形轰炸机和俄罗斯的基洛级核潜艇，而是女人的液体，女人的液体简直他妈的无坚不摧！说完，大家都无比淫秽地笑。

想想思娅虽然脾气大了一点，唠叨了一点，任性了一点，但平时对我还是很不错的。刚大学毕业那阵子，我到一职业学校当经济学老师，那个时候我意气风发踌躇满志，总觉得自己将来是个人物，不甘心每个月拿那六百块钱混阳寿，于是上班才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让校长惊讶得差点把眼镜从鼻梁上摔下来。辞职后我才发现自己太冲动，这年头大学生太多，不值钱，传说在解放碑用机枪一扫，撂倒的十个年轻人中准有八个读过本科，还有两具死尸分别是中国人大的函授生和北大的在职研究生。我一直没找到好工作，急得口腔溃疡彻夜失眠，我天天跑人才市场看招聘广告，却总是高不成低不就。后来我竟异想天开地打算倒腾中药材一夜致富，我和两个朋友跑到康定去收购了一批冬虫夏草，拿回重庆贩卖时却发现上当了，内行人告诉我们这些冬虫夏草都是用地蚕假冒的。我一下子赔了五万块钱，这些本钱里有三万块是思娅偷偷从父母的存折上偷取出来的，我原本说了两个月之内还她。

得知我上当受骗后，思娅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被我拦腰搂住才不至于当场晕倒。更要命的是，思娅远在丰都的母亲不久就被诊断出了肝纤维化，当她老爸拿着存折去取钱缴纳手术费时，却发现存折上的三万块钱不翼而飞，得知是女儿将钱偷偷取了拿给我去倒腾药材，并且还亏了血本，一向对女儿宠爱有加的万父抬手就给了她一个重重的耳光，然后长叹一声跑到亲戚家去借钱。

几天后，手术费倒是七拼八凑地筹到了，但因为缺钱，思娅的母亲只能用一些比较便宜的国产药物和普通的治疗手段，不到两个月，老太太就去世了。后来思娅每次想起母亲，都会眼泪花花地跟我说，

浩然，我妈是被我俩害死的，如果我们不好好地相爱，就对不起她老人家在天之灵，会遭报应的！我听了鸡啄米似地点头，把思娅柔滑的肩膀搂过来，心头一阵剧痛。

后来我跑过业务，搞过传销，做过房屋中介，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是在一家小广告公司搞文案策划，随着这家广告公司的迅速破产，我又失业了。游手好闲了一段时间后，二〇〇二年四月，我终于在聂智群的引荐下到他所在的《年轻一代》杂志社找了份校对的工作，当时聂智群是这家杂志社的骨干编辑，跟主编关系还不错。在《年轻一代》编辑部我兢兢业业低声下气，装了大半年的孙子，后来因为一位编辑移民新西兰，紧缺人手，我临时替补上阵。真的做了编辑以后，我才发现以前那些牛气哄哄的家伙很好笑，都是中国汉字，只要不是文盲，琢磨两个月后谁都会排列组合。

我们杂志面向全国发行，稿源来自祖国各地，因此重组稿，不主张本社的编辑费时费力地自己写稿，这正好发挥了我善于交际的长处。我频繁地出差，广泛地构建自己的作者网络，我和那些靠码字来过糜烂生活的男作者称兄道弟，还时不时自掏钱夹子给他们塞一个不算小的红包，我跟那些喜欢靠写作来引起男人注意的女作者打情骂俏，年长的我管她叫姐姐，比我小的我管她叫美女，叫得她们春心荡漾笔下生花。我靠着连续三年发稿量第一的骄人业绩当之无愧地坐上了编辑部副主任的宝座，只比聂智群这个正主任矮半个级别。

因为我们杂志社是按照发稿量拿奖金，我虽然是副主任，但每个月的实际收入比聂智群还高。当上副主任才一年，我不仅将以前借思娅家的那三万块钱还给了他老人家，并且执意补了一万块钱的利息。其实我知道，补再多的钱也补不上当初欠思娅母亲的那条命。我还在歌台子买了一套三十多万的二手房，当然我家老头子和老太太资助了一大半，但我和思娅也出了十万块钱。我经常以资深编辑的身份出席各种高档场所混饭吃，调调情就会有美女投怀送抱。可